



他年少有为，平陈灭蜀战突厥，一统华夏；
他搞权谋、施诡计，排挤打压亲兄弟，荣登大宝；
他雄才大略却拒纳谏言，重大工程不断上马，
终耗尽天下民力，以致遍地狼烟；
他独夫独欲，享尽天下，终魂断江都，成为后世帝王反面教材。

田芳芳◎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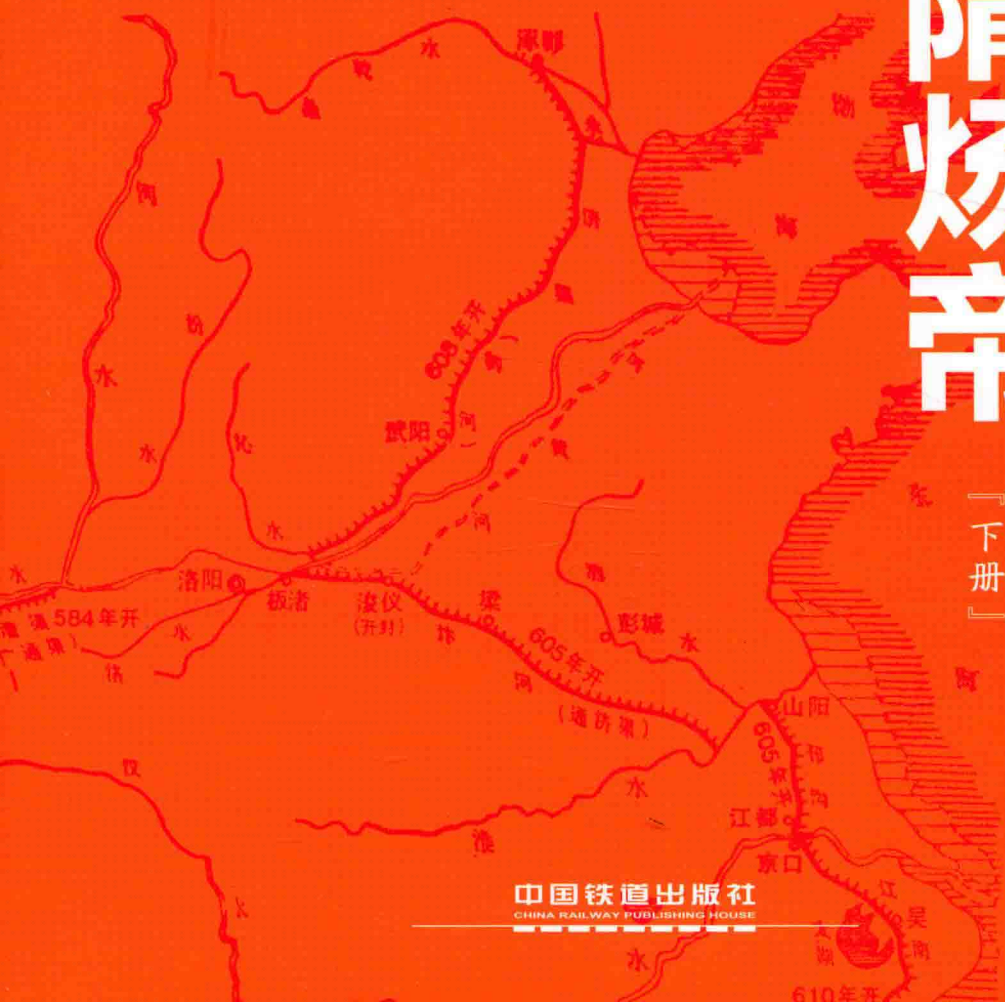
XIONGLÜE BAOJUN
SUIYANGDI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雄略暴君

隋炀帝

『下册』

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雄略暴君

隋炀帝



田芳芳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雄略暴君：隋炀帝：全2册 / 田芳芳著. —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(中国历代风云人物)
ISBN 978-7-113-22796-8

I. ①雄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隋炀帝 (569-618) -
传记 IV. ①K827=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019463号

书 名：雄略暴君：隋炀帝
作 者：田芳芳 著

责任编辑：殷睿 刘建玮

电 话：(010) 51873038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
STUDIO

电子邮箱：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 (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)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33.5 字数：637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796-8

定 价：59.80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 (010) 51873659，路电 (021) 73659，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【第九回】

承皇统杨广继帝位，断食水越公辞人间

七月乙卯日，杨广在仁寿宫即皇帝位，封杨素之弟杨约升为内史令，撤换京师留守，委任长孙晟为内衙宿卫、知门禁事，并拜长孙晟为左领军将军。

宣华、容华二夫人入居仙都宫，远离了仁寿宫，而紫叶又回到了萧皇后的身边，重做了司仪。

原来，杨坚临终前急转直下的态度和再废太子的决定令杨广百思不得其解，最后，经杨素点拨，他把疑点落到了宣华夫人的身上。联系她件件往事，杨广断定，宣华夫人一直在不动声色地利用他、玩弄他、报复他，甚至要置他于死地！但他不想杀掉她，对于这条美丽的毒蛇，他有更高明的处置方式——冷淡她，让她永远忍受阴谋流产的痛苦！至于容华夫人是否同谋，杨广不得而知，姑且就让她们生同居死同穴吧！

对于这种温和的处罚，杨广颇为得意！

虽然是紫叶亲手将杨坚送上了极乐世界，但杨广并未怀疑到紫叶的身上。况且多年来她为杨广受了不少罪、担了不少惊，杨广心如明镜，不待萧妃请求便主动提了出来，好在紫叶没有任何名分，只是一名高级宫女而已。

可怜废太子杨勇，在听到父皇驾崩、杨广登基后真的疯癫了，一天夜半，竟跳入后花园的深池中捉月亮，结果溺水而死。随后，他的几个儿子也被杨约的一壶毒酒夺去了性命。

而在北地并州属地的汉王杨谅对京城的变化一无所知，仍日日处心积虑地构建他的“皇帝梦”。这些年来，他眼见二皇兄势力日盛，心中不禁怀忧。太子勇被废后，他也曾为兄长的命运流下同情之泪，但旋即又高兴，因为对于自己来说，毕竟少了一个竞争对手。

杨谅原本有个自鸣得意的策略——做一个后发制人的“黄雀”。

平陈之时，他虽然年少，却暗暗使了一着阴招——造谣诽谤杨广，以致谁

也没有想到会是他所为，弄得杨广疑神疑鬼，加剧了杨广同其他三兄弟之间的矛盾。

别看杨谅统兵打仗不是好手，但搞些小动作他是得心应手的。他对心腹炫耀说，别看那几个大的蹦得欢，笑到最后的还是你们的汉王爷。他似乎远离权力纷争，给父皇、母后的印象也极好，在秦王、蜀王纷纷落马后，他才感到了事情的发展远非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。他寄希望于父皇对杨广失望，但他过分低估了二哥的本领。及至年纪稍长，杨谅开始为自己网罗人才，不管是杀人越货的江洋大盗还是忤逆不孝的奸佞小人，只要愿意为他所用，他就乐意供养。

他还派人秘密与高句丽王接触，许以金帛、美女，相约如果起事将暗中以兵相助，只是高句丽王思之再三，未敢贸然答应，只同意相机而动。高句丽王的算盘是，如果杨谅胜利在望，他顺势出兵，做个顺水人情；而如果杨谅败了，他可以趁火打劫，捞到好处就跑。

他试探着打通突厥的部落，希望从他们那里赢得支持，但突厥各部都要受制于汗王，不得自由结盟。结果，他花了不少银钱，送了多个美人，只换来了一批军马。他又搜罗梁、陈的旧人，这批人不乏智勇之士，梁将王颁、陈将萧摩诃都被收在帐下。

起先，他借口防备突厥，在并州招用亡命之徒，缮治器械，日日操练兵马，渐渐有了气候。蜀王秀被废后，杨谅更加不安，谋乱的脚步进一步加快，不断从突厥购入大批军马，积聚的粮草不计其数。没想到，一切准备之后，杨谅接到了朝廷的诏书，命他火速赴京，这使他坐立不安。

原来，独孤皇后病重期间，杨谅回京探望，其间与父皇深谈并相约，今后父皇若下诏书召他回京，便在“敕”字旁点一个点作为暗记——这是杨坚为防万一的一个高招。而杨素命人仿造的皇书，却不知有此约定，所以杨谅一看便知京中有了非常之变。

杨谅与众智囊商议。一番激烈的争吵之后，杨谅拍案道：“京中有变，父皇生死不明，为人臣者岂能坐视不管？众将军，杀入京都，铲除奸佞！”

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先是一言不发，这时却又劝道：“臣斗胆进言，臣以为大王的兵将、军资难与京师相抗衡。加上君臣早已定位，以数州有限之地与天下相抗，是为以下犯上、大逆不道，纵使士兵精良也难以取胜。人心思定，割据分裂不得民心啊！臣伏请大王奉诏入朝，恪守臣子之节，其必有松乔之寿、累代之荣。如果一味执迷，恃强动兵，必有叛逆之名，一旦不如意，求作布衣黔首不可得也！”

杨谅大怒：“胆小鬼，为求保一己之私，竟置多年恩义不顾，替贼人张目，惑我军心，来人，推出去斩首！”



皇甫诞闻言，纵声大笑：“殿下不能等到臣下目睹败亡惨状再施极刑吗？”

众人也跪地替他求情，杨谅免其一死，暂且将其囚禁于幽室。

萧摩诃起身奏道：“近日，街市广为流传一首童谣，甚得人心：‘一张纸，两张纸，容量小儿做天子！’”

“容量小儿做天子！”杨谅在口中细细品着。他忽而兴奋起来、眉飞色舞起来，喜滋滋地说，“我幼时字阿容，‘量’与‘谅’同音，且我于兄弟中最小，这不正应在孤身上吗？”

于是，杨谅打出“诛杨素”的名号，举旗造反，跟从杨谅起兵的州仅十九州，不及隋朝所辖数的三分之一。

王颖为杨谅分析，有两种策略可供选择：“殿下所部的将吏家属都滞留在关西，若要重用他们，作长久计，宜长驱直入占据京都，此所谓‘迅雷不及掩耳’。如果殿下想割据山东，应任用山东的士人。”杨谅举棋难定。这时，总管府兵曹裴文安进言：“窃以为可以四路出兵，南出太谷（今山西太谷县）取河阳（今河南孟县），东南出滏口（今河北磁县西北）取黎阳（今河南浚县东），东出井陘（今河北井陘西）掠燕赵之地，北自岚州（今山西岚县北）攻雁门（今山西代县），而精锐主力攻京师。”

“此计甚好，既可广造声势又有侧重，就依卿计而行！”

仁寿四年八月，叛乱拉开了战幕。此时，登基后的杨广早已严阵以待：“杨谅违背天意，违背民心，以不义之兵妄图螳臂挡车，是自取灭亡！”

于是，杨广派右卫将军丘和去往河东，镇守入关要道蒲津（今山西永济蒲州）。

丘和刚刚接手防卫，时至日暮，便见到一群乱哄哄的穿着红绿衣裳的人涌向城门，其中一人娇滴滴地哀求道，她们是杨谅的宫人，要赶回长安，请军爷放行。她们全部以罽罗蔽身，遮住了面容。军兵生恐有诈，挑开一人的罽罗，果然是红颜娇娃，于是抬手放行，一群人足有数百之多。

谁知半夜时分，城中多处火起。火光中，一个个精武的汉子操刀舞剑，喊杀声震天，丘和在梦中惊醒，透过窗子见外面已亮如白昼，那刀枪的撞击声也越来越近。他不及多想，抓起随身的宝剑就往外冲，刚到内室门外，大门就被撞开了，“活捉丘和”的喊声听来十分刺耳。

他急忙退往后院，趁乱越墙而逃。

杨谅初战告捷，喜形于色，忽接探马来报，杨广征调四方几十万人马正布置在通往长安的要道上。于是，杨谅又一改亲自制定的战略目标，传谕先锋官裴文安立即回返并州。

此时，裴文安正日夜兼程赶往蒲州，距蒲州城已不足十里。

裴文安马不停蹄地赶往太原，听到的却是要烧断河桥、据守蒲州进而固守旧齐的命令。裴文安久经战阵，颇通兵法，听完杨谅的一席昏话，不禁叹息道：“打仗靠的是先机，讲的是出其不意，本打算秘密渡河打他个措手不及，然后乘胜西进，争取主动，而现在殿下随意改变策略，看来攻取长安的大计不复存在了！”

杨谅似乎没在意他唠唠叨叨地说些什么，只是另派人去守蒲州，对裴文安也有了新的任命。

形势并未按照杨谅预期的那样发展，他派往各方作战的部队无不溃败，官军则连战连捷。

北方，李景率数千战士坚守月余，刺史杨义臣突破外围防线，星夜驰援，内外夹击大破杨谅三万劲勇。东方，李子雄率幽州三万步骑，与长孙晟南北合围抱犊山，击败强敌，解了井陉之围。南方，史祥屯军河阴（今河南洛阳县），大败自太行而下的叛军，而后挥军东进黎阳，一路斩杀万余溃兵。此役打得有板有眼，很得兵法之妙，杨广闻讯，欣然命笔，赋诗赞曰：“伯炯朝寄重，夏侯亲遇深，贵耳唯闻古，贱目詎知今？早操劲草质，久有背淮心。扫逆黎山外，振旅河之阴。功已书王府，留情太仆箴。”

杨广遣使往各处慰军，军心更齐。更让杨广兴奋的是，杨素所率的主力顺利收复蒲州，正向并州进发。原来，杨素以突袭之法，白日里不见旌旗，夜间却乘船悄悄渡河，天亮时，蒲城守军还在睡梦中便成了杨素的俘虏。守将王聃见大势已去，便投降了杨素。

杨广作出嘉奖，任命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，率数万精兵溯汾水进讨，浩浩荡荡，直捣并州。

大军经过晋、降、吕三地时，不围不攻，仅留兵两千进行牵制，主力不做停留，全速北进。这一招，杨素称之为“掏心术”，仿佛当年魏军直取蜀汉都城成都，隋军先取建康后掠其全境一般。

杨素大军来到了高壁（今山西晋中）被迫停下，这里有杨谅的精兵布防。此地谷道狭窄幽深，易守难攻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，被杨谅称作“铜墙铁壁”。

杨素并不急躁，只是围而不攻，摆出一副长期对垒的架势，把精兵都放在两军对垒上，其他地方倒不放在心上。杨素高挂帅旗迷惑敌人，自己却亲自率领一支骑兵自高壁东南的霍山冒险潜入崖谷，随行士卒望着腾起的谷中云雾心中发憊，不敢进入，以致贻误出发时间。杨素把畏缩不前、争留谷口的三百人悉数斩首，于是再无一人敢留。杨素从谷中急进，终于找到一处出口，当他们突然出现在叛军军营外时，叛军疑是天神下凡。杨素纵马冲杀，鸣鼓纵火，叛军大乱，自相蹂践，死伤数万，血流成河。

这一战，杨谅损兵折将数万，上下一片惊恐，方知杨素用兵实在是神鬼莫测。稍定心绪，杨谅亲自带兵十万拒守泽（今山西汾阳县北），但不久他又担心并州老巢失守，不顾部将苦劝，雨中退守距并州三十里的清源（今山西清源县）。王府主簿豆卢毓被杨谅视为心腹，被委以重任，但看到杨谅缩头乌龟般的举止，方知杨谅根本不是杨广的对手，深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而悔恨，不禁想起苦劝杨谅的皇甫诞。

皇甫诞被监押在王府的地牢里，豆卢毓决定夜访皇甫诞，请他为自己把把脉。

阴暗潮湿的牢房里，皇甫诞衣衫褴褛，乱发披肩，脸色苍白，两只眼睛显得出奇的大。

“皇甫兄，你受苦了！”

看到豆主簿到来，皇甫诞淡淡一笑：“豆兄，想必是王爷下旨了吧！好吧，在下算来，余下的日子不多了！”

“皇甫兄说谁的日子不多？”

“哈哈，还不是一回事嘛！杨谅如果获胜，我或许侥幸免一死，当然他要获胜又绝无可能，最多能得到一些暂时的便宜；如果兵败，我必死无疑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杨谅少谋寡断又妄自尊大，败是必然的，而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前程！他为了泄愤必然害我，岂肯以忠臣待我？孔子周游到国，奔走呼号，一心要恢复周礼，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啊，只不过尽责而已。我皇甫诞食禄多年，当为国尽责，为君尽忠，岂能为保蝼蚁之命而放弃自己的职责？”

听到这儿，豆卢毓羞愧地低下了头，少顷又问：“皇甫兄猜猜，豆某来此是何目的？”

“你是杨谅的内兄，杨谅跟前的大红人，你此来无非一事，何须明言？不过，如是你背杨谅而来，当是另论。”

豆卢毓暗暗佩服皇甫诞的判断力：“既如此，豆某跟你明说了吧！现在杨谅一败再败，主力耗费殆尽，而杨素大军正虎视并州孤城。依先生之见，豆某应如何行动？”

“其实，皇甫早已看出来了。为今之计，只有阵前倒戈才可保住全城生灵，豆兄才可功折罪。”

“皇甫兄言之有理。来人啊，为皇甫大人除去刑具，沐浴更衣！”

杨谅在清源军中忽闻并州城中哗变、妻兄豆卢毓放出皇甫诞，图谋投降官军，不禁火冒三丈，大骂豆卢毓忘恩负义，于是便率领五万精兵欲擒“反贼”。豆卢毓、皇甫诞等人抵抗不住，节节败退，最终躲入王府抵抗，被奸细杀害。

杨素见叛军营中有变，便驱动大军猛冲敌营，如秋风扫落叶一般，把杨谅最

后的残余部队消灭殆尽，领军统帅萧摩诃被擒。杨素奚落道：“十年前之败与今日之败，感觉有何不同？”

萧摩诃白了他一眼：“将军不要得意，萧某因战败而被擒，死又何憾？若将军战胜而亡又有何感想呢？”

杨素无语。

杨素乘胜追击，将并州城围得铁桶一般。

军士疲惫，百姓怨恨，城中粮食愈来愈少，每日里除了死亡就是逃亡，杨谅开始悔恨自己不该轻开战事，以致现在无处容身。他想投降，但却又想：皇兄能原谅我吗？他决定派人去杨素军中探探虚实。在杨素离京前，杨广曾有过交代，只要杨谅肯罢兵，可以饶他不死！

杨素立即修书一封交给杨谅，晓以利害，明以大义，应允他只要开门出降，不予杀害。杨谅如捞到救命稻草一般，率百官匍匐在路边，迎接杨素进城。

杨素将杨谅等一干人犯以重兵护送西入大兴城，自己留下清理余烬。杨广收到捷报，大喜道：“战祸既已结束，（国家）从此四海升平了！”

情之所至，杨广找来薛道衡弈棋，薛道衡领旨。战至酣处，杨广忽问薛道衡：“汉王雄兵数十万，战将百员，拥并州险要之地，据山东广大沃土，为什么气焰如此之盛，仅有数月而败亡呢？”

“回皇上，道衡试析之。皇上平叛是维护国家统一，上应天意，下合民心，而杨谅是制造分裂，荼毒生灵，离心离德。故兵将虽多，终不为所用。再加上越国公指挥得当，众将士浴血奋战，故能在短期内剪除凶暴，澄清天宇。”

“是啊，除此之外，杨谅临机而不决断，调兵遣将缺乏章法，使得兵将不明其意，所谓上下不能同欲也！”

“皇上切中肯綮，道衡受益匪浅。”

“治国、用兵一如弈棋，要有全局观念，要有宏大气魄，否则就难得最终的胜利！”

“皇上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这不，臣又输了！”薛道衡自嘲地笑了笑，又说，“听皇上的意思，国家近期似乎将有大的举措，不知道衡猜对了没有？”

杨广心想，这薛道衡果然是个聪明人，能猜透我的话中之话，不光诗写得好、讨女人喜欢，做大官肯定也是上料，但不知他肯不肯用心，何不试他一试？

“爱卿真是灵透，像钻到朕的肚子里看过一样。朕欲营建东都，爱卿以为如何？”

“营建东都？”薛道衡内心吃了一惊，想到：这不是一般的工程啊！皇上即位之初，即颁布“妇人奴婢，蠲除课税”的改革，百姓们欢欣鼓舞。如果此时便修建东都，那需要多少人力啊，岂不是又要增加了百姓负担？但皇上既是征询



我的意见，定然是已经有所考虑了，多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，再说哪朝哪代的百姓不是纳粮服役？

想到这儿，薛道衡探身答道：“洛阳乃天下之中心，夏墟汤都，绵延千年，而周已建洛邑至今又历千余年了。东周、东汉、北魏都以此为都，北周时也曾一度重修洛阳宫，大规模移民，如今其规模壮丽，已远胜汉、魏，只要稍加整治，便可重现昔日辉煌。”

杨广闻言龙颜大悦，暗想：这薛道衡的见地竟与长孙晟不谋而合。

“陛下是木命人，雍州是破木之冲，不可久住。听说开皇之初曾有童谣说：‘修治洛阳还晋家。’陛下曾封晋王，这就是验证。”杨广对长孙晟的话向来是有八分相信的。

当初杨坚执意要去仁寿宫，长孙晟竭力劝阻，说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，结果惹得杨坚大怒，竟命人将长孙晟给关了起来。后来杨坚病笃，想起长孙晟的话，叮嘱杨广要善待像长孙晟这种忠贞有为之士。

长孙晟是个奇才，不仅文武全才，还懂得阴阳八卦、相面、风水。杨广与长孙晟本就十分交好，所以对其自然另眼相看。杨广虽多次途径洛阳，但毕竟只是走马观花，现在要建起都城，还需亲往洛阳去一趟，心里方才踏实。

过了几天，杨广率一队人马过潼关越渭水，向洛阳进发。路上观赏山水，体察民情，非止一日。他们先拜访了永宁寺、白马寺等佛家圣地，烧香许愿，尔后又往洛水之北，凭吊了汉魏故城。这里虽然多残垣断壁，但仍可以看出当年建筑规模之宏伟，无言的砖石仿佛都在诉说北魏战乱中的苦痛。

“据说，当年战火之后，城内城外的官寺民居十之二三皆反，城阙一片狼藉，昔日的繁华全化为了青烟！”杨广若有所思地说，“我朝立国后，承继西魏、北周，定都长安，但因汉长安城凋敝残破，水皆咸卤，父皇又在旧城东南新建大兴城。新都虽然有着无可比拟的规模和气势，但它却偏于西北一隅。如今，关中一带的农业命脉——郑国渠、白渠河床下切，水量减少，灌溉面积骤减十之八九。开皇三年、开皇五年、开皇十四年，关中三次大旱，而京师和畿辅地区人多地少，更兼漕运艰阻，供应中断时有发生，供养官员和大量军队日益困难。”

杨广说了这么多，意在说明现在的长安已不再是作为都城的最佳选择了。杨广的话音刚落，官员们便纷纷附和，有的建议迁都，有的建议修治东都，引经据典，言之凿凿。

第二天，恰好天朗气清。杨广兴致勃勃，沿着羊肠小路向邙山之顶攀登。山间的荆棘不断阻挡着去路，杨广笑言：“如此登山，不光要用力攀爬，还要清除障碍，否则就会影响你的脚步。”

他的身后是高颎和苏威，两人一听都不禁愣了一下。苏威自从被擢升为右仆

射后，言行更加谨慎，轻易不表态，只把真实的思想埋在心底。

“皇上的障碍不是清除了吗？现在杨谅被解入京，叛乱的盲从者也受到了处罚，还有什么障碍呢？对了，还有杨素。他可能是皇上的下一个障碍！”苏威只顾想着，没留神踩在一块圆石上，一个趔趄，险些跌倒。

高颍急忙扶住，轻声说：“山路多险，小心脚下！”

这话若是别人讲，杨广可能根本不放在心上，但高颍不同。高颍于开皇十九年被削职为民后，在家闲居五年，不快的时候常饮酒作诗，其中不乏讽喻之言。杨广即位后，又重新起用高颍，虽然只是个管管礼乐、卜祝、医药的太常卿，但毕竟给了高颍第二次政治生命。高颍上任后，寡言少语，非到不讲不行时才开口。

刚才那句话虽然很轻，但杨广听得十分真切。杨广有些的不悦，他怪高颍又说牢骚话。

“皇上，到山顶了！”引路的张衡兴奋地大叫了一声。

杨广喘着粗气，站到一块高起的山石上，四下观望：“好啊，南接洛阳，西连崤山，北临黄河，真是美不胜收啊！”

看着看着，杨广用手一指，问道：“那儿不是龙门吗？自古为何不以此为都呢？”

苏威接过话茬儿答道：“自古不是不知道龙门伊阙，而是在一直等待陛下下去下决心！”

杨广高兴得合不拢嘴，顺口答道：“既如此，还等待什么呢？朕今日就下诏！”

众人都称：“皇上英明，大隋又开新纪元了！”

下山回到临时别宫，杨广仍意犹未尽，凝神片刻，挥毫在手，眨眼间，一篇营造东都洛阳的诏书就亲自拟就了。诏曰：

乾道变化，阴阳所以消息，沿创不同，生灵所以顺叙。若使天意不变，施化何以成四时，人事不易，为政何以厘万姓！《易》不云乎：“通其变，使民不倦。”“变则通，通则久。”“有德则可久，有功则可大。”朕又闻之，安安而能迁，民用丕变。是故姬邑两周，如武王之意，殷人五徙，成汤后之业。若不因人顺天，功业见乎变，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！

然洛邑自古之都，王畿之内，天地之所合，阴阳之所和。控以三河，固以四塞，水陆通，贡赋等。故汉祖曰：“吾行天下多矣，唯见洛阳。”自古皇王，何尝不留意，所不都者盖有由焉。或以九州未一，或以困其府库，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。我有隋之始，便欲创兹怀、洛，日复一日，越暨于今。念兹在兹，兴言感哽！

朕肃膺宝历，纂临万邦，遵而不失，心奉先志。今者汉王谅悖逆，毒被山

东，遂使州县或沦非所。此由关河悬远，兵不赴急，加以并州移户复在河南。周迁殷人，意在于此。况复南服遐远，东夏殷大，因机顺动，今也其时。群司百辟，金谐厥议。但成周墟墟，弗堪葺宇。今可于伊、洛营建东京，便即设官分职，以为民极也。

夫官室之制本以便生，上栋下宇，足避风露，高台广厦，岂曰适形。故《传》云：“俭，德之共；侈，恶之大。”宣尼有云：“与其不逊也，宁俭。”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，土阶采椽非帝王者乎？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，乃一人以主天下也。民惟国本，本国邦宁，百姓足，孰与不足！今所营构，务以节俭，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，欲使卑官菲食将始于后世。有司明为条格，称朕意焉。

写完，杨广又从头至尾细看了一遍，然后满意地盖上玉玺，当即便发布了诏书。

听完诏书后，薛道衡醉酒般地涨红了脸，竖起大拇指道：“圣上的御旨俨然就是一篇治国之纲要，堪称是缔造大隋帝国的蓝图啊！圣上的气魄、才情、能力，的确是无与伦比的！”

“薛大人高兴得未免太早了些吧！”高颎见四下无人，拍了拍薛道衡的肩头，“你算过没有，掘一道长达千余公里的壕堑，需要投入多少人力吗？而这还仅仅是修治东都的开始。”

“高大人不是也曾督修过大兴城吗？那时不是也没听到过百姓的怨言吗？”

“此一时彼一时啊！你看看谁来督办这件事，就会知道百姓的命运将怎样了！”高颎叹了口气，“先前修一个仁寿宫就死了那么多人，如今修这样一个偌大的洛阳城，不知又会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葬送啊！坦白地讲，杨素领兵打仗确是一把能手，可谓所向无敌，但监修工程还真不敢恭维，可圣上偏偏让他监修工程，真是的！”

“道衡也有所耳闻。他监修时用的是领兵打仗的方法，完不成任务就是罚，甚至杀头！”

“宇文恺也不是什么善良之辈！他只求皇上高兴，其余概不放在心上。”高颎顿了顿，拍着薛道衡的肩头说道，“等着瞧吧，老弟！”

虽然还只是十月，天气却已出奇地冷。在野地里待上半天，人就像掉进了冰窖里，冻彻骨髓。

今日是杨坚的安葬日。泰陵是杨坚生前修好的，现在终于成了他老人家的安息之地，杨广不禁有些悲伤。

杨广坐在辇车上，听着窗外呼呼的北风，心中烦乱。而最近发生的几件事，

让他不得不对杨素进行重新审视。

杨素一向颇受杨广的信任和重用，是杨广倾心倚重的老臣，不但在登基之初就任命他为尚书令，还将重建洛阳城这一重大工程交给了他。但杨素似乎并不领情，说话、办事处处透着一股不可一世的架势。十日前，杨素从洛阳返回，面君禀明洛阳城的进展情况。

“如今每日役使人夫两百万人尚不够使用，臣欲再增加一百万！”

“两百万已是很劳民了，若是再增加百万人丁服役，国家岂不乱了？”

“陛下不必担心，别说增加这些人，就是再添一倍，有老臣在，国家也照样稳如泰山。陛下，起草诏书吧！”杨素的语气有些不容置疑。

杨广心中不悦，但仍和颜悦色地坚持道：“耗费这么多人力，百姓们刚刚得到的实惠必然化为泡影，也势必会削弱国力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。爱卿赤心为国，朕岂能不知？但操之过急，过犹不及啊！”

杨素闻言，银白的长须颤动着，眼中冒着寒星。半晌，他才缓缓地说道：“老臣本是想加快速度，争取大业二年正月全部竣工，给陛下登基周年献礼。陛下既然不恩准，老臣只好另谋他途。不过，如果因为工期的急迫而造成民工的伤亡，陛下莫怪老臣不体恤民力。”

杨素抖了抖袍袖，转身就要离去，杨广叫住了他，面有愠色地说道：“相信爱卿会以社稷为重，不会令朕失望的！”

杨素窝着一股火，气鼓鼓地回到了家，饭也不吃，茶也不饮，只枯坐在客厅内发呆。

杨素是杨府的“皇上”，他的不快情绪像水波一样迅速向四周传播开去，府内的人都仿佛患了瘟疫一样，一个个小心翼翼，如履薄冰。

就在这时，府门前一片喧闹。原来，杨素的四公子杨积善打猎回来了。他骑着高头大马，臂上架着一只凶猛的苍鹰，咋咋呼呼地指挥着手下的一班家丁。这群人个个身着鲜亮的锦袍，有的用枪挑着山鸡野兔，有的背着花鹿白獐，还有的抬着肥硕笨重的野猪，一如从战场上得胜而归。

此时，早有门前的小头目跑到杨积善的马前，向杨积善连说带比划着，杨积善这才注意到门前的动静……往日是一副嘻嘻哈哈的热闹景象，今日却是个个屏声敛息，轻举慢行。他即刻一挥手，止住了家丁的吵闹声。杨积善虽平时有些横，但脑子活泛。再说，家法他是领教过的。

于是他蹑手蹑脚地走进大门，一看四下无人，便溜烟儿地往自己的跨院跑去。

杨素的府第规模宏大，规格仅次于皇宫，后又几经扩建，大院套小院，皆有游廊相连，府中有大花园、小花园，有山有池，光演武场就有三个。杨积善的跨院在西侧，但要经过大哥杨玄感的院门口。



他正闷头小跑着，不料竟一头撞在了大哥杨玄感的身上。

杨玄感被撞了个满怀，一看是四弟，便脸一拉，训斥道：“不好好走，慌张什么？成何体统？”

一看是长兄，杨积善顿时矮了半截儿，吞吞吐吐地解释道：“大哥有所不知，适才听说父亲不知何故正在客厅里生气呢！积善刚刚打猎回来，怕父亲责骂，故想快点躲起来。”

杨玄感是个孝子，平日早晚两次请安，父母生病时便亲自端药送水。今日听讲父亲生气，吃惊不小，因为父亲虽威严有余，但生气的时刻毕竟很少。于是，杨玄感不满地数落道：“既如此，更应去劝慰才对，怎能避之不问呢？你呀，如何才能改掉毛手毛脚的毛病？”

杨玄感虽然只有三十多岁，但显然比四弟成熟得多。那表情严肃中又透着温和，让人不得不接受下来。

杨积善搔着头，红着脸说：“还是大哥去劝吧，你的话他老人家一向听的。不像我，整天挨训。”

杨玄感将手按在杨积善的肩头，诚恳地教导道：“看看你，都老大不小了，成天价领着帮下人东奔西逛，不干正经事儿，时不时还要闹出点花样来，挨训，亏了你了？”

“大哥，我不是怪你们，是说这会儿跟你去没用，只能添乱。与其那样，我还不如回自己院子！”杨积善嬉皮笑脸地说着，双手一会儿抓头，一会儿挠耳朵，全然没有大家公子的样子。

“不长进。上次李密来，父亲让你跟人家多聊聊，长长见识，可你倒好，三言两语就溜了。要不是我在父亲跟前替你开脱，一顿家法怕你是免不掉的。”

“可不就是大哥疼我吗？大哥心眼好，又能说会道，十个我也抵不上一个你啊！”

杨玄感也不禁笑道：“还知道自己的斤两啊？算了，你回去吧，我去劝劝父亲！”

杨积善如遇大赦一般，扮个鬼脸，跑开了。杨玄感整整衣服，向客厅走去。

杨玄感止住了下人的通报，径自走进了客厅。

这个客厅宽敞明亮，轩然大气，能容百十来人议事。但此时，偌大的厅堂只有杨素一个人在缓缓地来回踱着步子，那背影似乎比往日佝偻了许多。

“孩儿叩见父亲！”

杨素回转身，挥了挥手，算作回应。

“父亲为何眉头紧锁？是朝中的事吗？”

杨素看着儿子急迫的眼神，缓声说道：“你不知道也好，免得心中不安！”

“孩儿愿替父亲分担忧愁！”

杨素叹了口气，语调悲凉地说：“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皇上对为父已发出不信任的信号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杨广就要卸磨杀驴了。”

“父亲不妨说来听听！”

杨素把事情的经过大致说了一遍，最后仰天长叹道：“老夫难咽下这口气啊！”

“其实，父亲不必这么悲观。依孩儿看，事情也许没有那么糟！”

“说下去！”杨素精神为之一振。

“从皇上的诏谕看，他是想成就一番伟业，建立一个庞大的东方帝国，远逾秦皇，直攀汉武。因此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震撼性，修建洛阳城只是个开始，可谓前无古人。他要将一条壕堑开掘成千里长堑，将洛阳城打造成铜墙铁壁的堡垒。这绝不是平常人想出来的。皇上刚刚身登龙廷，万事待定，正需父亲为他出谋划策，前后奔走。他虽有时不能尽遂父亲的意愿，只因为他是皇上，皇上就是皇上。”

杨玄感说话的时候，一直在注意父亲的面部表情，此时见杨素没有吱声，他估摸着，或许父亲的气消去了一大半。

“皇上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想糊弄他，小心被他抓个正着！”杨素终于开口了。

这句话让杨玄感猛然感到：父亲是不是真的老了？当年的不可一世的锐气哪里去了？

杨玄感为父亲端了一杯热茶，轻声问道：“依父亲看，皇上有哪些缺点呢？”

“他的缺点，老夫了如指掌。”杨素啜一口茶，指头点着桌子说道，“好大喜功，讲究排场，喜欢女色，喜功不喜忧，只不过他做皇子和太子时表现得不充分罢了。老夫与他相处多年，如何瞒得过我的眼睛？”

杨玄感连连称是，又为父亲添满了茶。

“荀子说：‘君子善假于物也。’我们为何不利用他的弱点呢？如果他的弱点都被利用了，父亲的地位不仅会更加巩固，还有望提高呢！”

杨素听到这儿，下意识地向四下张望了一下，压低嗓音说道：“此话岂可乱讲？”

“孩儿失言！”

“走，密室里再细说！”

杨素在前，杨玄感在后，爷儿俩一前一后走进了密室。

“适才所言，除非在这儿，其他地方概不能说。”杨素擦了把额头上的细汗，又叮嘱了一句。

“孩儿遵命。孩儿想说的，父亲未毕没想过。父亲文才武略不在杨坚父子之下，为什么要甘心去侍候他们父子呢？再说杨坚也是从孤儿寡母的手中夺来的江



山，他能夺，父亲为什么不能呢？”

杨玄感的话着实让杨素吃了一惊：“你从什么时候有此念头的？”

“从父亲让孩儿跟李密结交的时候！”

“为父也只是偶尔想想而已，岂敢奢望更多？”

“现在构想未为迟也！”

杨素没想到，平日里言语不多的儿子会有这么宏伟的计划，不禁暗暗赞叹，道：“说起来，杨坚父子也堪称世之雄杰，尤其杨广，聪慧绝伦、能文能武，非等闲之辈。但再密的篱笆也有缝隙，再强的巨人也有软肋。对付杨广，必须智取，必须从长计议。”

“可以分三步走。第一步是想尽力法进一步取信于他，让他对您信心百倍，绝不猜疑。这个时候，把各种关系网络建立起来是重中之重。第二步，利用各种关系网制造和激化各种矛盾，挑起人们对杨广的不满情绪。第三步，待社会危机全面爆发，需要父亲出来收拾残局时，父亲便可仿照司马懿，逐渐控制朝政，取而代之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。”

杨素惊讶于儿子的城府，颇有几分怀疑地问：“这是李密的主意，还是你的心思？”

“李密可不敢这么说，是儿子的想法，不过是受了他的一些启发。”

“也罢，今儿在这儿讲的倘若宣扬出去，都是灭门的大罪，千万要保密！为父再想想，好好思谋思谋。现在也该考虑进退的事了！”

“逆水行舟不进则退，唯有进才可避免退。依现在的形势，怕是父亲想退也无路可退了！”

儿子的一席话，使杨素彻夜难眠。想一想，儿子的话确有几分道理。

取信于杨广，虽说不易，但也不是绝对做不到的，大不了厚着脸皮、失去血性，一味讨好就是了。至于关系网，即使不用再花力气，现在的朝廷上下，自己一手提拔的官员又何尝能数得过来呢？但利用他们去闹事，却不是那么容易，谁愿意拿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去开玩笑？

怎样充分利用关系网，恐怕还得照儿子的办法去干，瞄准杨广的缺点，“因势利导”地放大他的缺点。只要将他的缺点放大了，矛盾也会随之产生。

杨素转念一想，如果事情败露怎么办？几十年来被没官抄家、杀头灭族的痴想者不计其数，他目睹了一幕又一幕。越是在权力的顶峰，争夺越是残酷，刀光剑影愈是繁密！

他心绪乱极了，一时厘不出头绪来。五夫人见杨素辗转反侧，便知他一定怀着心事。

五夫人是宣华夫人的胞姐，陈宣帝的六公主，是平陈后杨坚赏赐给杨素的。

这位五夫人不比她的小妹逊色多少，亦是千娇百媚，多年来深得老杨素的钟爱。由于她吃斋念佛，笃信佛教，平日里从不过问杨素的政事，今日忽见杨素烦忧异常，遇事难决，便顺口劝道：“老爷既然俗务缠身，何不到昭成寺拜佛进香，求取卦签，也好感念佛祖的指点。”

昭成寺是皇城内一座由高僧主持的寺院，僧众甚多，香火旺盛，据说寺里的签十分灵验。

杨素乍闻，陡然一振，答道：“多亏夫人指点，你明日一早就陪我去一趟昭成寺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杨素与五夫人来到了昭成寺。庄严的大殿内，释迦牟尼的金身坐像笼罩在袅袅的香烟中，氤氲着一层别样的神秘。杨素与五夫人顶礼膜拜，口中呢喃着颂辞。

跪拜已毕，杨素又让五夫人捐了黄金白银。杨素在寺僧的引导下抽取了竹签，闭目默念良久，才展开来读。

“什么？下下签！”杨素心中一紧张，竹签落在地上。

“再抽一次！”他合掌祷告。

竹签在手，睁眼一看，居然又是下下签，气得杨素狠狠地将竹签掷在地上。

“难道天要亡我？”他在心中自思。

“这不是越国公吗？”一个清亮的声音把杨素吓了一跳。杨素定睛看去，却发现是多时不见的宣华夫人和紫叶姑娘。

二人不施粉黛，素衣打扮，但看起来却别是一番韵味。只是这两位何时来的，杨素全然不知。

正当杨素发愣之际，五夫人一步赶上前，一把抓住了宣华夫人的手，凝视许久才慢慢地说：“没想到，我们姐妹居然还能见上一面……可惜哥哥……”

“别提他，提他做什么？他早该死了！”宣华夫人恨恨地说道。

听话听音，杨素闻言不禁想起杨坚临终前的一幕。

“不错，一定是她，是她一手策划了对杨广的陷害，才使得杨坚盛怒之下起了废掉太子之念。”杨素暗暗寻思着，“这个女人真是不简单，居然不动声色地躲过了独孤氏的迫害，又闲看杨广毁掉了杨勇、杨秀，最后又利用杨坚的昏聩再嫁祸杨广。一组缜密的连环套，确实是个心思老道而又心狠手辣的女人！难道这一切源于复仇？”

杨素顿然生出敬佩之感，思忖着：“我堂堂五尺男儿居然不如一弱女子刚强，真是惭愧！假如利用宣华夫人联手进击杨广，岂不更好？”

想罢，杨素的目光投落到宣华夫人的身上。此时，姐妹二人正相拥而泣，引得紫叶也在一旁陪着落泪。